

《隋书》所记杨坚史事辨析

苏小华

摘要: 隋朝初年,大臣、术士在隋文帝的默许下,纷纷伪造历史,称说杨坚在北周已经获得天命。这些伪造的材料后来被写入《隋书》,使得杨坚的早期历史真伪掺杂、面目不清。通过仔细辨析史料真伪,可以发现,杨坚在北周其实只是一个普通大臣。他的性格内向,武功平庸,不是北周的重臣。

关键词: 隋书;北周;杨坚

中图分类号: K241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文章编号: 1001-490X(2010)3-220-03

作者: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,历史学博士;陕西,西安,710062

杨坚篡周之后,往往有人造作歌谣、图讖、历史,宣传新朝获得政权的合法性。这些伪造的史料,颇有隐秘而不易分辨者,即使有经验的学者偶尔也会轻信。^①前辈学者不能彻底辨伪的原因是,只相信个别人造伪,没有认识到是一批人造伪;只看到术士造伪,没有看到大臣造伪,更没有发现造伪是在杨坚的鼓励之下进行的。

本文的意在对伪史进行甄别的。透过这些造伪的材料,我们看到一幕生动的造伪运动。有这个参照,接触杨坚的史事,就不会那么轻信了。其次,经过辨伪,研究者所描画出的“王莽一司马懿式”的杨坚并不真实。^②

一 隋初的神化杨坚事辨

《隋书》中多次提到杨坚取代北周是天命不可抗拒的作用。其中称说天命的人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术士、相者、道士等预测命运的专业人士;另一类是北周的普通大臣。据笔者研究,这些天命说多不可信。这里结合胡如雷、韩昇先生的辨伪,进一步揭示隋初伪造历史的真相。

王劼本来是北齐的一位著名学者,北周灭齐后,郁郁不得志。隋朝建立之初,他“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”并且“指示群臣”。隋文帝对于王劼的行为颇为赞赏,“大悦,赐物数百段,拜著作郎。”王劼得到鼓励,继续“上表言符命”。他说“昔周保定二年,岁在壬午,五月五日,青州黄河变清,十里镜澈,齐氏以为己瑞,改元曰河清。是月,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隋州刺史,历年二十,隋果大兴。”^③这段文字已经过韩昇先生辨伪:隋文帝以大兴公做随州刺史,是在保定五年而非保定二年。王劼为了附会杨坚得天命而“河清”而“大兴”,将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事情拼接到一年。^④作伪的手段是比较明显的。作伪,杨坚当然心知肚明,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断鼓励这种造假行为。二人相互唱和,将造假活动推上一个又一个高潮,史称“邵于是

采民间歌谣,引图书讖纬,依约符命,据摭佛经,撰为《皇隋灵感志》合三十卷。奏之。上令宣示天下。劼集诸州朝集使,洗手焚香,闭目而读之,曲折其声,有如歌咏。经涉旬朔,遍而后罢。上益喜,赏赐优洽。”

并不是所有术士的表演都象王劼这么夸张而富有戏剧性,专门相面的人称说符命还是颇为周详的。^⑤术士对于杨坚拥有天命的说法集中记录在《隋书·艺术传》中。其中的《来和传》比较详细,来和讲他早在北周时期就多次预言杨坚将“膺图受命,光宅区宇”。来和提供了确切的时间、地点,而且有窦荣定、王谊、梁彦光等人证,初读颇让人信服。不过反复研读之后,仍有如下疑点。来和提供的种种证据,《周书·武帝纪》、《周书·乌丸轨传》、《隋书·窦荣定传》、《王谊传》、《梁彦光传》均没有相印证的记载,目前看来属于孤证。这么多证据都是孤证,这就很让人怀疑他在说谎。从来和的证言之中,也能发现若干与事实不符合的地方。其一,来和讲到周武帝在建德四年之后两次怀疑杨坚有野心,这与历史事实不符。据《周书》和《隋书》,建德四年,杨坚率领水师配合陆军攻打洛阳。^⑥建德五年,杨坚担任周军主力右路第三军总管。^⑦建德六年,担任定州总管,升任柱国。^⑧所谓的右路第三军是周军攻打北齐的六支主力之一;定州总管,是北周灭齐之后在山东地区所设的十大总管之一。这两次任命的职位非常重要,说明周武帝对于杨坚是信任的。有些人会说,周武帝之所以让杨坚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是因为来和告诉周武帝,“隋公止是守节人,可镇一方。若为将领,阵无不破。”这个“阵无不破”的评价,完全不符合杨坚在北周同仁心目中的印象和杨坚的实际表现。《隋书》曾经评价杨坚是“与能之议,未为当时所许”。^⑨也就是在当时人看来,杨坚能力比较低。此点将于后文详论。

其二,来和提到乌丸轨曾经向周武帝揭发“隋公非人臣。”这种揭发只能是在乌丸轨和周武帝两人之间秘密进行。来和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?这是疑点一。疑点二,假设乌丸轨揭发杨坚事大家都知道,为何没有记录在《周书》乌丸轨的传记里面?有这两个疑点,我们觉得来和所述的乌丸轨告密事,恐怕是不可信的。

来和所讲述的周武帝怀疑杨坚事、杨坚有超强的军事能力事、乌丸轨曾经揭发杨坚谋反事,或者是孤证没有任何材料可供印证,或者与历史事实不符。这说明了在这几件事情上来和撒了谎。

杨坚篡位前,曾就天命问题请教过一位术数专家庾季才。杨坚当时的疑惑是:“吾以庸虚,受兹顾命,天时人事,卿以为何如?”庾季才的回答是,“天道精微,难可意察,切以人事卜之,符兆已定。季才纵言不可,公岂复得为箕、颍之事乎!”^⑩

“天命”假如存在,从理论上讲,具备一定水平的术数家都应该可以看出来。庾季才说他没看出来,这里面可能性有二:一是庾季才水平不够,二是其他术数家都撒谎了。在《隋书·艺术传》中,庾季才排第一,是当时公认的术数权威,其水平是没有问题的。既然庾季才的水平没有问题,那就说明其他的术数家都在撒谎。也就是说,杨坚并不拥有天命。

对于这类材料,有的学者认为里面包含可信的成份。胡如雷先生认为,“来和敢于私下对杨坚说‘当王有四海’,并非由于他有神奇的相术,而是早已摸透了杨坚的内心隐秘。”胡先生还认为,“不仅与杨坚关系密切的人早已深知其内心打算,甚至一般人对此也有觉察。前述相者赵昭即其一例。此外还有道士张宾、焦子顺、董子华三人”。^①这里,胡先生的言辞不够严谨。谋反之事,哪能“一般人对此也有觉察”?若事实如此,杨坚恐怕性命难保。

从来和、王劭与杨坚的唱和不难看出,这是隋代初年术士和皇帝合演的一场戏。其目的在于制造舆论,即要老百姓相信,隋取代北周是天意。

《隋书》还记载了世俗大臣宇文神庆和郭荣所记的一些预言。据说有一次宇文神庆和杨坚聊天,杨坚就对宇文神庆说,“天元实无积德,视其相貌,寿亦不长。加以法令繁苛,耽恣声色,以吾观之,殆将不久。又复诸侯微弱,各令就国,曾无深根固本之计,羽翮既剪,何能及远哉!”史书记载“未几,上言皆验。及此,庆恐上遗忘,不复收用,欲见旧蒙恩顾,具录前言为表而奏之。”^②郭荣的故事和宇文神庆基本相同。^③

这两件事情恐怕也是编造的成分居多。据《隋书·郑译传》在北周宣帝时期,杨坚的处境艰难,为了避祸,他想方设法请求外调。杨坚阴谋篡权就不可能要求外调,因为一旦外调机会就完全丧失了。杨坚请求外调有多种材料可以印证,是真实的。^④那么,《宇文神庆传》、《郭荣传》所记录的这两则故事出于伪造,就昭然若揭了。

《隋书》所记,北周时期看出杨坚有天命的普通人有:宇文宪、乌丸轨、卢贲、窦荣定、郎茂、李谔、庞晃、李礼成。既然这么多人看出来杨坚的异相,而且这些人没有特异功能,合理的推论就是:“性既明察”的周武帝也能看出杨坚拥有天命这个异常现象。假如是这样,“少于恩惠”、“多所罪杀”的北周武帝肯定会对此一威胁政权的人予以果断镇压。宇文护和宇文直被镇压充分说明了周武帝对于这类人的处理手段。在北周武帝时期杨坚步步高升,说明北周武帝并没有怀疑杨坚。既然号称“明察”的周武帝没有觉察到杨坚的“天命”,所谓杨坚“拥有天命”恐怕不是被看出的而是被编造出来的。

比较众人的称说天命之事,三者的情节何其相似:都是臣子上书请求记录下杨坚得天命的符兆和杨坚本人神奇的能力,上书之后都是龙颜大悦。情节的相似性显示出,上奏杨坚得天命事件在隋初不是零星出现也不是偶然事件,而是曾经上演过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。这些材料被隋朝“书之秘府”,后来被写进《隋书》误导了读者。^⑤《隋书》有一段材料明显的可以与来和的上书相印证,其云:“武帝媵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,益加礼重。齐王宪言于帝曰:‘普六茹坚相貌非常,臣每见之,不觉自失。恐非人下,请早除之。’帝曰:‘此止可为将耳。’内史王轨骤言于帝曰:‘皇太子非社稷主,普六茹坚貌有反相。’帝不悦,曰:‘必天命有在,将若之何?’”

所可注意的是,其一,“此止可为将耳”,与来和所说的“隋

公止是守节人,可镇一方。若为将领,阵无不破。”若合符契,说明两者之间有渊源。其二,乌丸轨告密事,不见于其他史料,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印证,仅见于来和的上书。其三,在来和上书中,有这么一句话“臣即言公眼如曙星,无所不照,当王有天下,愿忍诛杀。”这在《隋书·高祖纪》也有相对应的话,相者赵昭对杨坚说:“公当为天下君,必大诛杀而后定。善记鄙言。”^⑥种种相似的文字不是巧合,说明了修《隋书》的史臣在《高祖纪》这一段就是用了术士上奏的材料。^⑦这些材料,都是隋初上演造神运动的时候编造出来的,不可凭信。由于《隋书》中大量使用这种造神材料,使得我们对于隋文帝杨坚的早期历史就看不清楚了。

那么,真正的隋国公杨坚是什么样子呢?

二 “此儿风骨,不似代间人”考

《隋书》记载杨坚在十六岁的时候,受到宇文泰的品评:“周太祖见而叹曰:‘此儿风骨,不似代间人。’”^⑧这一事件,《北史》和《隋书》的用词小有不同,其云:“周文帝见而叹曰:‘此儿风骨,非世间人。’”^⑨“非世间人”之“非”字显然是“不似代间人”的“不似”的改写。那么“代间人”和“世间人”是不是改写的关系呢?古今学者普遍认为原话应该是“世间人”。“代间人”是为了避李世民的讳的改写。韩昇先生在引用的时候直接引用《北史》而没有引用《隋书》可见他也是认可传统说法的。

不过,仔细审读这句话,觉得“非世间人”,好像有点不顺。“世间人”这个词出现于北朝史籍凡四次,都是源于《北史》。第一次,见于上引《隋文帝纪》;第二次,见于《北史》卷43“季节,才学之士,谓子才曰:‘世间人多不聪明,思误书何由能得?’”;^⑩第三次,见于卷55“及遣见神武,将解衣受罚。元康趋入,止伍伯,因历阶升曰:‘王方以天下付世子,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,父子尚尔,况世间人邪?’”^⑪

《北齐书》也有邢邵传记,但是业已亡逸,今传是宋人所补,所用的材料也是来源于《北史》,所以今本《北齐书》邢邵传和《北史》完全一致。陈元康传又见于《北齐书》,尚未亡逸,且与《北史》文字不同。《北齐书》云:“暹在廷,解衣将受罚,元康趋入,历阶而升,且言曰:‘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,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?’”^⑫《北齐书》并没有“世间人”这一词汇。这段话的条件状语是“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”,那么后面无论是崔暹还是“世间人”都是和“大将军”对应,而不是与“王”对应。《北史》加入“父子尚尔”就显得不可理解。这说明,《北史》在改《北齐书》这段话的时候并没有吃透原意。种种迹象表明,“世间人”似乎是《北史》作者的习惯用语,而非其他北朝史学家乐于使用的词汇。这样,“此儿风骨,不似代间人”,或许并不是因为避讳才被改为“世间人”的,而是出于《北史》作者的习惯,《隋书》的原话应该是“代间人”。

假如这个推断成立,那么语义就有了本质的区别。宇文泰称赞杨坚“非世间人”,那是说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。如果是“不似代间人”,就是说杨坚的气质和六镇军人的气质并不相同。睽之当时的历史背景,笔者认为评价杨坚的气质不像六镇军人,可能更符合宇文泰的身份。那么,杨坚的气质是什么样子的呢?《隋书》的概括是“沈深严重”^⑬,又说“性严重,有威容,外质木而内明敏”。^⑭意即沉默寡言,心思缜密。

这种性格特征显然不是六镇军人的普遍特征。一般来

说,六镇军人的特征是比较外向。《周书》和《隋书》描述六镇军人或者其后代的词汇有“慷慨”、“聪敏”、“干济”等等。这些都是比较外露的个性特征,与隋文帝的“外质木而内明敏”,是有很大区别的。所以宇文泰评价杨坚“不似代间人”。

杨坚不似“代间人”的品格,魏征有一段话也可印证之。《隋书·高祖纪》后的史臣评论有这么一句:“与能之议,未为当时所许。”^②笔者以为,这不是对作为皇帝的杨坚的评价。大量的历史事实显示,杨坚作为皇帝,干得还不算坏。这里的“时”指北周。“能”指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。从家庭到朝廷,杨坚在北周的表现的确“平庸”。

杨坚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,是显而易见的。无论是废黜太子杨勇,还是幽禁蜀王杨秀,都体现着手段的凉薄。杨坚对亲情的冷漠,不仅仅是对儿子,在其未当皇帝之前,杨坚就和两位成年的弟弟关系不好。杨坚的弟弟杨瓌“素与高祖不协”^③,弟弟杨整“与高祖不睦”^④。杨坚同胞的弟弟就这两位,都和杨坚关系不好。从《隋书》记载来看,似乎兄弟不睦与妯娌之间的不和没有莫大关系。杨瓌的妻子宇文氏、杨整的妻子尉氏与杨坚的妻子独孤氏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。

妯娌不和可能导致兄弟不睦,不过兄弟不和可能蕴含更隐晦的原因,此即两位弟弟看不起杨坚。据《隋书》“高祖入禁中,将总朝政,令废太子勇召之,欲有计议。瓌素与高祖不协,闻召不从,曰:‘作隋国公恐不能保,何乃更为族灭事邪?’”^⑤杨瓌对杨坚的评价是“作隋国公恐不能保”,对杨坚的蔑视是显而易见的。这也难怪,北周时期的杨瓌远远比杨坚显赫。史书又载:“瓌贵公子,又尚公主,美姿仪,好书爱士,甚有令名于当世,时人号曰杨三郎。武帝甚亲爱之。平齐之役,诸王咸从,留瓌居守,帝谓之曰:‘六府事殷,一以相付。朕将遂事东方,无西顾之忧矣。’”^⑥杨瓌的妻子是长公主,这个杨坚比不了;杨瓌美姿仪,杨坚“长上短下”;杨瓌好书爱士,杨坚是素无学术;从受重用的程度来看,杨坚也远远不如杨瓌。所以杨瓌看不起杨坚。杨整虽然没有杨瓌那么多优势,但是从他“力战而死”的事迹看,他可能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。这就继承了父亲杨忠的性格,与内向的、在军事上毫无特长的杨坚相比,杨整更为关陇勋贵所看重,所以他也看不起杨坚。

北周时期的杨坚不仅受弟弟轻视,当时的人物对杨坚也并不看好。《隋书》载元谐“少与高祖同受业于国子,甚相爱。后以军功,累迁大将军。及高祖为丞相,引致左右。谐白高祖曰:‘公无党援,譬如水间一堵墙,大危矣。公其勉之。’”^⑦无论这个“无”理解为“假如没有”,还是理解为“没有”,都说明杨坚在篡夺前,人际关系比较薄弱,没有多少朋友可以依赖。《隋书》说杨坚读书的时候,同学“虽至亲昵不敢仰也”。杨坚自己表白:“朕少恶轻薄,性相近者,唯窦荣定而已。”这两段材料实际上说明,杨坚这个人朋友很少,只有窦荣定和他比较亲密。因此,元谐虽然和杨坚同学,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只是一般,达不到“甚相爱”的程度。由于知道杨坚这个人比较薄情,人际关系不好,所以元谐才对杨坚说以上话。杨坚总结他人人际关系紧张的原因是“恶轻薄”,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。从同时代人的角度来说,他们对于杨坚的能力评价较低也是原因之一。

杨坚虽然是一代名将杨忠的长子,但是很少单独统帅军队。在建德四年,北周进攻北齐的战役中,杨坚统帅了一支三万人的水军,不过是和薛回并列为统帅。这支军队八月进攻

河桥,九月班师,“水军焚舟而退”^⑧,战果并不辉煌。在建德五年进攻北齐的战役中,杨坚任右三军总管,攻占冀州,取得重大战功。不过,这次战役的指挥官是宇文宪不是杨坚。^⑨灭亡北齐后杨坚出任定州总管。二月任命,十二月就被改派为南兖州总管。南兖州总管之前可能出任过南亳州总管,可见在定州并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被调离。在离开定州之前,杨坚“意甚不悦”。^⑩这是因为,定州是“燕代精兵处”,很重要,南亳州只是南方小州。北周灭亡北齐后,与陈争夺淮南,主要的将领都参与了这次战役,杨坚却没有参与。在北周,军功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主要尺度,尤其是在勋贵子弟中间。杨坚在北周参加的战役比较少,而且在战争中缺乏上佳表现。因此,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中,杨坚是一个平庸的人物。这也体现在他的任职不是很重要上。

综上所述,杨坚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六镇人物中属于另类,就是宇文泰所说的“不似代间人”。具体说来就是,性格内向,心思缜密。这在尚武的西魏北周时代,不是主流的性格特征。因此,在西魏北周,杨坚虽然是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之一,但是没有进入决策层。要进入决策层,杨坚必须在军事方面被引起注意。杨坚在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战役中,表现平庸。因此,在北周时期杨坚只能是默默无闻。由于军事才能的平庸,他不仅没有获得同时代人的尊敬,连自己的兄弟都看不起他。杨坚取得皇权时,就有“刘昉牵前,郑译推后”的说法,当时人并不认为杨坚曾经有过长期的阴谋。“平庸”的杨坚在机会到来的最后一刻,还在请求外调以保命,更加证明他并无“大志”。他之所以被牵前推后,只是身份特殊。至于杨坚的身份如何特殊,他又是怎样因人成事?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笔者将另文讨论。

注:

①④⑤⑩韩昇:《隋史考证九则》,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99年第1期;韩昇:《隋文帝传》,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;胡如雷:《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》,收入《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》,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。

②赖红卫:《隋文帝性格研究》,《渝西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2年6期。

③《隋书》卷六九《王劼传》,中华书局1973年版。

⑥⑦⑧⑩⑫《周书》卷六《武帝纪下》,中华书局1971年版。

⑨⑭⑮《隋书》卷二《高祖纪下》。

⑬《隋书》卷七八《庾季才传》。

⑪⑫⑬《隋书》卷五〇《宇文庆郭荣传·庞晃传》。

⑯《周书》卷七《宣帝纪》。

⑰宫崎市定认为北周时期的杨坚:“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,他都没能得到很好的表现机会。”见《宫崎市定说隋炀帝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,第23—47页。

⑱⑲⑳《隋书》卷一《高祖纪》。

㉑据《隋书·王邵传》“邵在著作,将二十年,专典国史,撰《隋书》八十卷”。唐初修撰的《隋书》应该是参考了王邵《隋书》的。

㉒《北史》卷一一《隋本纪上》。

㉓《北史》卷四三。

㉔《北史》卷五五《陈元康传》。

㉕《北齐书》卷二四《陈元康传》,中华书局1972年版。

㉖㉗㉘㉙《隋书》卷四四《杨瓌·杨整传》。

㉚《隋书》卷四〇《元谐传》。

(责任编辑:唐昌福)